

岱
海
堂
文
集

二編
自
七
至
八

16
1014
9



門和16
1014
卷9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七

越右  市島肅文敬李著

五古 并序

客謂余曰子近為五古者愚覽之畧叙五行然
不詳天垂象見吉凶奪于鯨子于禹洪範九疇
彛倫之道叙而縱已臆誕者何也曰吁於生則
然也然生徒聞其什而未詳其一者夫虞羲氏
受河圖而後禹賜雉書臻殷而箕子典之臻周
而受諸箕子王者以之理天下諸侯以之理一

國卿大夫以之理家士庶人以之理身而不以
之者亡矣所謂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
相為表裏文王以之演周易孔子以之述春秋
天人之道粲然著矣後世豈贊一字與五行雅
冠九章矣其後馬班諸史交撮其專門之要以
足己之編著其說可勝言邪余惡與此輩爭之
且群言之衆多也止于孔子所謂一貫焉余之
謂五玄者獨摭其自然之質以厲人者蘊發于
此矣匪臆誕也亦自 天子下至於庶人覽

之不為無益也苟有益則何怪之有故曰生徒
聞其什而未詳其一者也客遂默然

去水

深山之樹卉雨露之澤焉滴哉滴矣津乎液乎咸就
蟻徑導蚯蚓匯塊礫迂徐潤下溢于凹而觸于岳角
浸發微響以會於巔淵然而蜚泉汨汨逸聲若風之
颼颼束於瀑以格數百千仞也雲霧四興霾天闐闐
號號如轟霆若地之震裂于此激於潭而齧澗殞罅
幹巨石磔磔砢砢諸溪之駿奔而配于百川泄則潞

沼湖鑿則溝瀆渠爲是弗韋弗弦悠悠乎分于涓澮
補虛瀉盈已而尋盟於江河以揚素波壘狂瀾千里
一曲滾滾焉涵岸浣演碣礪以巒起遂歷潮混於海
矣嗟夫水之去爲爾爾厥始也慰蜩渴之不歎其終
也育天下而有贏能至此極焉者盡矣

去火

經曰火曰炎上言自然之性性於五行最烈烈故其
功速而亦爲世做憚鑽燧麗艾弗疾吹則不育因誘
硫黃捕摧薪然而炊飯烹羹炙肉夫八珍雖具于廚

不惜火力則廢是以貧民四壁不完衣衾菲薄有薪
以不敢與龍蛇螫漁獵庸賃無所不爲之而寒者温
溺者蘇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雖然莫曲突之虞
則往往失火速鄉曲之訾矧用之軍中邪火牛連雞
不啻秦據陸海之膏腴蓄廿餘世之力屈始皇卒并
六國以爲帝然其見與周反焉故天下之貨賄充滿
於關中豪右大賈繼至於衎衎美人倡優汪濊於咸
陽是以帝王城都之壯大宮闕之巨麗亘數百千里
惡乎其有前焉始皇既崩二世被弑子嬰乞降於是

項羽一旦擅已，妬悍直燒咸陽，智不及獻策，勇不遑播刃，百萬之軍皆悉袖手觀之，已而秦無孑遺矣。猗燕拔齊之七十城而為之折，秦集天下之財寶而為之銷，用諸忠也。如彼用諸暴也。如此得喪豈弗薰蕕耶？是故謂漢得火德者不誣也。羽燒咸陽而自不能處，張良燒棧道而三秦忿虞，是皆漢祖不自慮火德自然之應也。且夫高祖火烈之性，侮而用酈，食其英布是也。忿而封韓信、英布、彭越是也。就中獨尅黃金四萬斤，陳平以間疏楚君臣，是皆最烈者也。孰謂火

性廉貞已，炎猛無所容受也。猗高祖微時匿於芒碭者，藉猶螢火耳。炎炎烈烈，遂即天位，開漢四百年之基業者，太陽也矣。繇此云之火功，不亦大哉。

六木

木與博雜家所謂蜀諸葛亮廟前之栢，矗立數千尺，枝葉扶疎，承蔭也數里，皮膚堅密，婉如青銅，盤根扞格如巖崖，烏嘯天表。至忠與諸葛恪之貴，近於吳有桑與龜語，是雖不下千祀，深山幽谷難輸之地，往往有之。劉向所謂木者少陽貴臣之象，國無道則不曲。

直而為怪，烏呼揚恪之博者，變怪甚，恪罹禍兆也。果恪弗得其死矣。我日本屬嶋中有四國者，所謂阿波土、佐伊、豫讚岐、島地方千餘里，封十諸侯。野史曰：上古有大樹，周圍數十里，於伊豫、勝二郡，日恒垂午，稍煦其西北，故國人患之，訖于官焚之，月餘而僵。西架九州，北架中國，其後熊襲不服。

景行皇帝親征之，不及修鳳、鷓、鷓、六軍得徑踏海而濟。或人曰：是所謂扶桑木。我日本國繇之被稱扶桑，紀載不少，予謂未嘗之，何則？我日本赫神州

文物制度與中華三五聖世同美，豈以一樹邦名之樹邪？杜氏通典曰：南齊時聞焉，在中國之東，其上多扶桑木，葉似桐，何居自古四方番舶輻湊於我，諸魯遠者數萬里，萬國之貨賄罔不貿易來焉。然未嘗覩扶桑之產，豈鄰域若而邈絕邪？馬氏通考云：日本之東五千里有文身國，文身之東大漢國，所謂扶桑者，在大漢東二萬餘里。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云文身大漢之產，尚未能覩。矧扶桑乎？華人惟我九州一島為日本也。國初

帝王在焉則有日向宮於以四國丁其東故華人誤
惟四國為扶桑也然則淮南子云日拂扶桑者我
日本之屬島蕞爾者也乎哉雖然此樹樹也亘於天
昇日且夫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况在東方得其處威
儀容貌大具可觀者僵也架海以濟

王師以服不庭加之獻不訾之地以賑元元實應大
臣進退之節亦可崇者也振千古卓越于紀載為萬
國所驚異矣烏呼蜀之栢雖挺於華夏比之假猶旄
敦之於崑崙也可謂古今萬國樹大者之極矣于今

往往出燼炭云

去金

黑物青物赤物黃金最為貴黃青物白物白而硬物
脆物水物類其族然也天之所煦覆地之所胎孕蓋
堪坯斡之招于陰陽之粹剛凝于造化之精爽草津
樹液以乳之雨露霜雪以哺之於是乎穿山斫岳大
搜而獲之大鑪以從革之人排以翼之冶鎔炊炭撓
挑無極而光芒區別獨永者丹砂所化而生如水然
而金銀銅鐵鋤連汞若干種族其用各多端而質各

異夫黃金如帝白金如諸侯赤金如卿大夫士鉛錫
鑄連承若于種族如巫覡百工商賈然而黔首者鐵
與鐵之用大哉耒耨鐵也火食鐵也鋒戟鐵也城壁
宮室梁舸凡百器械不假鐵之力則不就也賤多而
貴少則天之道也金方丈以富國銀方丈以富鄉銅
方丈以富家蓋夫三金猶省寺故萬物皆盡取平焉
鉛錫鑄連承若于種族各繇其質以稟祿焉上從於
三金下則於黑金奏其伎倆鐘虞兜整不帝貴器用
整制度然金餌銀以欺天則伯焉銀餌銅以欺同盟

則僭諸侯焉銅與鉛錫鑄連承若于種族相齊雜以
欺民則賊臣焉猗姦軌無萬數亡已則鐵與獨億黔
首不移焉而漢高之三尺者鐵豐城之異氣者鐵由
此觀之金銀爲此之卓隸奈謂其已降乎其鐵者價
氏賤也而底良冶之韞炎歆孔熾決百煉之功則不
得弗龍泉太阿矣亡已則黔首焉與然弗與彼帝諸
侯卿大夫士若于種族相輕重而奮啓則不爲至人
焉古或以銅爲兵其後至秦不克給故純以鐵也顧
豈舉與鐵較力耶是以云金最揚鐵

去土

為天下有足者所蹂躪又尿溺又埋屍或焚何鄙而穢亦穿頭背之有鎔冶剪須髮之有匠石刻膚之有農攫肉之有陶何戮而辱且夫洛水以壞血脈地震以斷骨髓何為不幸之甚焉蓋聞困阨衆者從而功業大故黃帝困阪泉窮涿鹿舜數道惡殛禹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漢高與項羽七十戰殆死者數而後皆能獲天下孔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而後垂教於萬世噫賤而貴者罔及土實為萬

物之母匪翅稼穡乃何物而弗產焉罹前所謂衆阨而濟億兆故諸侯受命錫之于方色土因建大社宜哉晉亡公子之受塊而霸故自天子以下至於昆蟲草木不麗於土者未之有也

記

岱海堂記

仲氏武啓廢著歲息竒贏以埽財然宅地八間堂廡狹小意不能滿屢與匠謀續于後未就而疾病物故弟肅文嗣處也數年乃宿圖新造之居而弗益宅三

間則弗若。圖而杆杆吁，嗟發寤寐。其後壬子歲四月，水原失火，東風暴起，延焚下条數十屋。以故西鄰某氏有沽郤隙地而營新宇之意。因換之百金，而堂構已訖。是云岱海堂。已而老兄金華謂文曰：二十年前數術之士一謁武啓，即相宅云：嘻，此居二紀。西益宅而今君所坐爲墻地，余尋至聞之，其意謂術者廣洋無涯，放誕于將來以姑欺人耳。未嘗信之。今爾益宅新造果若符契，文始聽之驚異，乃謂願得才德兼有之人，令序此事。兼總孽堂廡之媿惡，以挂楣間。爾來

僕指十年未得其人，缺望鞅鞅。歲月忽如隼影，一旦填溝壑，則此居之云爲共泯沒。雖有鴻材巨識，無所漁奪噫堂也。觀者一瞬盡焉。區區之陋居奚足自衒之。然先人有意而小子續之，術者有中而老兄稱之，是已微。此事則編戶豈可勝記乎？君子茲攬毫素，其雜厝之於堂之一二媿惡可也。蓋皆怪堂號之夸誕，文雖碌碌，願所聞見者高浚也。故下上禹貢所謂海岱者耳，亦何他腸之有。偃息於斯堂而時時吐己蘊，天下不易其樂也。

狎鷗亭記

十一月廿九日，暨士栗來云：近視疾於介江，而訪吳寫真歸自東都，因探其囊得鵬齋所撰狎鷗亭記，乃寫以還也。余覽之而愛亭名之雅馴，私竊謂此亭園雖地僻也，臨隅田之津，仰真土巔加之千數之白鷗沈沈從流以群，與風共羊角，映山翠妙有不翅娛俗人之目。昔在業平一世之美男子，而著繡衣使東方，容貌環偉，幾將看殺焉。然臨此津，愛鷗之閑麗而浮游自若，乍翮乎升高，下差降咬咬，好音如徐奏絃管。

恍惚忡忡然，駐驂遂咏國風以賞之。是故鉅室豪右別業互棋置，而臨觀不啻為吟哦之區。夫東都者天府千里餘，第邸犬牙闐闐百許里，鐘鼎萬戶為士庶之大藪澤焉。於以搢紳貴游以文筆抑揚古今，詳略海內者亦不珍焉也。故上斯亭吐新奇之藻者不可勝知焉也。余居越之鄙，未嘗至東都，素亡論弗面于鵬齋及亭主人矣。盪盪如係風捕景焉。然妄識狎鷗之名必真，然亭主人之性必恬澹寡欲，鵬齋之興亦不小也。蓋亦以遠淫辟，昵閑靜，媮無失道之譽。鷗與

脫羈絆之累非獨見別莊也矣因而記一端以遙寵
之兼旌士粟好事于昔寬政庚申歲太呂朔旦

畫記

物着幾乎烏帽寬乎袍又袴之笨笨傾織于雨中于
園池物虎頭燕領其衣綠其裳白距於柳之垂也咫
尺其勢將趨梁就之而彼與此若邂逅相接然余熟
視之畫也我日本工于畫者小野氏道風兒生
而舌轉則口碑亦一方之王氏義之哉蓋聞此子學
書幾過知命其業一簣而倦怠教有日于此則如畫

云焉昔越王見怒蛙式之為其有才氣也夫詩稱黽
勉宜哉黽即蛙勉即強道風屹視之悟之勉強遂於
書為一大巨擘矣名聲于今藉甚豈可弗欽亦至以
此子為黽勉焉者則一層高於一層寫真徃徃征之
實可

全

一橫卷錦暉金題而創之八分用書百美圖字大各
可四寸而印云百道氏八分之道已可觀焉而美人
游戲於園囿者次第百數出焉立瞻眺山川者步掖

琴者齋橫軸者攜玩好者不折枝者身矮床曲几若
靠背相委而覽書者二美駢憑於蜿蜒根亦覽書者司
茗具者及捧盃者或鬪花或圍棋握槊或阮坎侯三
絃管頭笛尺八方響相合奏往焉者來焉者婀娜並
立數舞者旁拊者望者揭鏡監者自補髻者樹間競
鞦韆歌揚深顰者抱升嬰兒於高卓者相共咳且祭
美之者三美執紈扇以逐捕螢者樓上凭朱机觀之
暫弭裁剪者皆未可輒詳器械者珠箔綃帳絳紗幔
椅子卧榻磁鼓讀書牀地屏畫山水障皆麗絕文

房者几案書卓研匣瓷屏風玉筆格筆洗水確書冊
鎮子花瓶蘭缶盆山盆樹樹珊瑚者皆奇品園林者
奇異叵知樹交柯梅柳最扶疎加之往往丹卉綠竹
爭榮歲蕤木假山竹欄斷復繼互折窈窕忽然如游
百里之園美人率長可三寸又半寸或可減髮蓋皆
乘輿之出錦繡羅紈之裳衣五絲固密之紋奪人之
目精綺麗殊粧而皆同美然而螭首蛾眉玉貌紅臉
束素之姿腰同質而皆異艷已而殿書吳門仇英押
五六分之飄印古也如甚熏飾之者而實不然矣繼

之以美人賦則徵明之小楷也端麗典雅法之可也
今茲辛酉七月十三日古董行與質于子昂洗馬圖
之大橫幅共持來余與余友士栗謀之便質避却而
此百美也者士栗爲媒焉昔者楚襄夢巫山一婦而
恍惚漢武失李氏而幻以厖髻鬢余者山野之一疇
何幸恣擁百美也然而有賦以諷意備焉可謂使觀
之者聿弗淫于色終之題行書數行以真之復徵明
之書也皆落款具矣

雜記事

壬戌年二月晦謁先塋而宿芝田仲氏仲氏萬街觀
近所獲之什器最後出一以賜文文觀之卵形而土
色幾類墳而無六孔已而還俾茶博某鑒之則云是
此唐物肩衝聲價出於尋常換銀五百枚也嗟古猶
今則堯舜之土型豈弗酷午邪可歛焉也夫習俗之
侈靡一至于此可怵也

享和二祀夏五月十一日家奚挈禽一觀予曰今日
晡昔屋上鴉呼噪遽出而仰之飛搶鈞此禽因捕之
已死未覩若而鳥云余視之似鳩而大於鳩鬣與距

如熟赫茄紅也背翼皆黃赤色綠羽少點綴腹灰白
喉如棉發然余考之此所謂翡翠也雄云翡翠其色多赤
雌云翠其色多青余疑北越莫翡翠乎已視其翡翠矣
其翠之不在焉

予少壯貿易於平安六年矣平安者海鮮貴少故逆
旅難涖指然出則諸通家爲之設饌而所詫于客之
魚蔬鯉鰻鱸葷筍菘是而已一夕宿升藤氏時秋八
月主人曰客嗜菌乎而今獲松菌一麓予曰屬攸至
皆菌羹亡已則投油沸而下諸醬及葵屑可也主人

云是未嘗恐毒予曰沸油以殺勃烈之性濃醬以和
之葵屑以開胃口何不可之有主人遂聽之宅眷制
之饌輒成予味之甘脆超凡實菜蔬之都督雖玉版
笋水晶葱比之卒伍耳因飽食而不疑一家側目已
而昏然酣寐晏朝而尚不寤也嗟伊尹薦之湯乎易
牙啗之桓乎梁武供之佛乎梁武也夫率平安之人
訾食故辟易予肚腸之俠穉也

至阿河水門因觀觀音寺石陣便途躋虛空山

紀行

庚申歲三月乙丑明發天氣了了焉轎夫應約束到
聿駕轎出與家僕共四人飲具食具粗具乃自郊即
路庸夫十餘輩修路盛土沙尺餘未可履因舁麥疇
至百津邨是歲四月措閏故風吹寒不輕水田尚凍
開俄頃跨福田村入堀越村堀越大聚落有古壘南
向帶渠壘大五頃許昔在上杉氏騎將某處之邨往
往酒店在此一力縛淮南焉來云弗若固則不幸不
售可咲轎舁出數百武路側有人四五就視之有碣
鐫庚申塔三字是廢古置新也趁浦新村入寺社村

寺社亦大聚落大德寺者舍崩彼庚申門前樹帟旛
數竿老幼稍稍蟻聚越邨長兒輩佩兩刀者二人僕
從五人唐突轎前行少焉天曠從雨此輩無雨衣倚
墓樹如讓先者余亦諮還僕云雲西北走東南已霽
不足愁因進保田邑保田亦大聚落民本未半焉頗
辦輕貨雨已霽乃居轎於地藏堂前鑽燧吹烟未一
二管邑人喧禦之吁邑昔歲此失火焚百許宇可謂
吾儕放猾無狀遽扛轎去里許沿渠塘塘若旄敦棘
刺動搔轎簾渠兩邊櫻數千株復為閏故花未可愧

而白梅微薰黃鸝流轉少慰之久之至水門飛廉衙
衙滋厲雌雉一向南蜚輻就卑避風茲探酒葫蘆以
互喫水門長三四十間幅什一門扉四枚鐵椎以之
下機工以上之計之用百家產然而活田數十百里
其利倍萬蓋七八十年前芝田侯發慮憲選能吏能
吏募流庸決阿河兮云亦獲一西門豹哉渠口三百
許步阿河齋淪匯長洲旁流龍突罔象蹴浪入水門
爰望向岸真嵐山數百千仞諸巒相支峇峩嶙峋冰
雪含日暉景勝絕奇幽遐阻深似仙源之不可輒臻

乃著履步赤阪而沿岸至草水村草水比年崩涯數
頃民崩鶉居弗定余田亦十餘畝爲泮水所假浪期
河清焉烏絕迂遠遙有漕下桴二眇小如雙鳧然迺
迹觀音寺者行斯須臻焉昔國主鎌信邀于此敷石
陣爾來二百年方圓牝牡衝輪浮沮鳩行依然棋置
大樹蒼鬱斷溪潔冽奇古甚矣寺亦巨麗匪尋常禿
榻所窟柁揭金字橫匾楷道美可愛已而步麓逕逕
濕潭因著屐往往田面印麤蹄覩榆枋間微禽五采
傍篠叢蒼籬一小赤蛇突出余愕然卻行宜乎漢高

之耳孫焉也。爲之難步上轎，亡幾又青蛇橫路，轎夫
辟易，是與赤衣者戰爭相擬焉。乎何比項王之裔者
長大，顧皆襲田啜活東也。稍稍出宏野，南列嶂參差，
巖石盤互似屋，似舟似冠，石勃立者乍若長狄橫晦，
乍若啓母尸解，又熊據虎峙，藪澤遼廓，鳥獸潛匿，矧
繳可以充溪坑，窅可以塞路，可謂吳越之具區也。我
我雪巔，裊裊炭烟，麓麓火耕水耨，於是轎夫息肩，因
各執饌，盒然耳美異常，不覺俾飯，毋羨北澤中有二
鳥，灰毛高脚，迂徐相步，教僕擬銃，即驚顧飛揚，睹之

張翼淡紅，翩翻于空翠，甚助興時。可八鼓急扛轎，山
逕曲曲爲纒流所削，數濟水行里餘，詣虛空山。此日
菩薩開門戶，濟渡諸生，故四方男女老幼，雜沓下上
焉。山足一帶溪流，悍急凜冽，轎下而盥漱之，乃振衣
與共躋山途，無石磴，礫塊交錯，動失踵仆，凡躋也五
百仞，三踞石而眺望，西北限海數十百里之際，城邑
江湖咸殫，幺膚蝟結會于目下，遂謁堂蓋。三紀前有
故爾來，廟祝闍黎處散冗，而保田里正純尸之既解，
莊嚴丁男八九輩，擔賽糈，堂背有聳石，大三倍堂，最

竒矣乃取後路荆榛掩途彌谷俄爾失日片所在踈
雨拍顏走入石門余眇年屢遊此山故覺石門與昔
甚異僕云頻年暑熱泐之而暴風鏘隕之然可列坐
而寐焉乃下石門壁立險劇無所容雙跟因猿連下
絕澗火光殷是我邑植木某箕倨與僮分壺餐火威
蚊蚋耳余渴即假酒盃以銜瀑流四三辭先雨師連
逐故一奔一里直入九山邨先是託空轎賣錫漢子
漢子解場而避雨寄轎於店而遲久矣故喜相迎因
沽酒勞之漢子與轎夫等共醉驩洽余不耐渴數喫

茶其色香不潔托子亦髮隕而不敢噎雨復霽予店
主爺錢百輒上轎去昇山要彼擔賽糶者八九輩相
後先此輩痛醉濁醪爭是非曲直喧嘩殆令人掩耳
過籠田鷗數十回翔頡稍稍若燕若蜚聿亡焉亦助
雨霽看指福井村茲有窑烟因瞰之而入里邨復雨
轎夫暫憇天將曛督轎出過金田村出中島村橋西
四方既昏黑雨太甚步濘故艱不啻轎夫等皆濕已
而家人逆來入轎于家庭噫天氣夙了了亦不可復
取之此日雖放浪山川極臨觀也風雨交襲不能綏

然良悞不進則或受逗撓于勝地之罰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諮芻蕘此行繇僕言以能斷矣

四寸... 然良悞不進則或受逗撓于勝地之罰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諮芻蕘此行繇僕言以能斷矣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七

岱海堂文集二編卷之八

越后 市島肅文敬季著

東游覽上

不出徼也十有六年矣少壯商於西京不經東海五十三亭而息肩於東武為遺憾業已主一屋一國政不啻比身其一小日月亦可也是趨超世俗故態不易出必矣今茲享和壬戌夏五月望倦讀書憑案而惟度秘決出也樞機已發動簡稽旅裝不浹旬廿日爰方奮起夙跨馬從舊隸千太至五公野直拜先塋

而舍從子美祿之家會芝田二仲氏離筵終日歡且醉此行也期官脚加吉翌

廿一日加吉帶瘡故不能駿薄暮臻鑿脚者九右路伴者才治權內因余從千太共合投於逆旅而為之湯劑用驅瘡此夕雨府齋于加吉者貢金若干先是三日移簡已檄蜚故逆旅相戒苞筐衛之終夜不寢禮也

廿二日昧爽加吉熱頓退余以脚痼故輜加吉馬佗皆步共六人迂徐出此日梅雨漸晴殘雲猶未見山

頂麓疇麻麥幪幪漸漸累繼人馬于米倉山內赤谷網木荒屋湯口六驛總行五十里而諏訪阪阪百柝往往良坎交飯出見軋忽墮喬嶽冰雪點綴恰似卧糶實羽之嶽鎮矣乎絕坪有拍戶禦人于貨食加吉由前夕未嘗食便噉飢啖啜水引餅已而下絕阿河宿津川游徼警逆旅為貢金故也加吉瘡復發余與玉函之一方蠲之

廿三日畢天滿竹山谷內田三驛已脫越徼入陸奧爾來畢白坂野尻二驛雷雨日亦曛因宿野澤驛于

和吉鹿藏者奔突乞僕從至東武皆止之不肯遂共聽之雨尚浸淫渡日

廿四日共八人陟東松阪雨甫霽乃就茶店兼望遠鏡眇望若松號之黃鶴城城樓大如火滅方燈已而沽喫酒及餅而入轎轎扛睡軼束松五太夫亦弗郵慢至片門津爲衙衙飛塵所吹覺而伴從皆後仰向淡行李如堵墻乃上艇駭濤決奔雷响暴灑然津人手操櫓口吹烟恬不屑亦絕技哉上而居轎待也少選加吉輩就艇乃扛轎去坂下亭郵子力筇以繼環

人督之不令聊息何則以村上侯尋到也聿居轎于高久驛亭前已一士人一轎一槍一僕又繼一馬故後之亡幾伴從皆盡到人馬備而出此夕宿若松城下富庶繁衍逆旅甚適意

廿五日轎登背炙阪卷箔折折顧瞰百雉之城邑不足容于雙匡孔子登東山而小魯轎中誦此語自若日跌過赤次驛比至福良驛加吉輩駿進選飯食人斯須余亦至盆盃銚白狼戾不可坐亭嫗自稱越之產悅甚縷縷成越語可共晤去而見世驛而勢至堂

驛就永沼驛而宿驛老提燭籠謁且誰何

廿六日歷牧內小屋井出三驛已至白河是越中矣
城下驛前驛後二老臣別莊在焉甚得其所由此與
羽行李糾合傳遽下上稍稍轎馬相望中路取疾互
易還已而至白阪驛逆旅戶皆粉婢以樓行李尚未
可動無何編戶一聯皆餅師即居轎矚右明神與羽
黑神匾額相鄰郵子未肯扛轎余啜麪于白川腹尚
果然因出謁明神有詩揭于版于楹咏古關之迹曾
聞關地巨迹何思若明晰也于如占桃源古渡欣然

疾喚餅餅甚甘由是下野州行三十里得一絕句編
詩部故除馬誰昔三十里解碑銘是僅僅四字倍蓰
之而自作較彼則奚若一噓至芦野驛日已黃昏因
宿可歎此一道舉距海邈絕故莫擊鮮用澤腸胃一
嗅腥膻則鼻下如處令公三日覺香

廿七日詰旦已出由轎箔屬目郵子擊鱒魚一頭囓
已頰云昨夜麗于筍直陪于衡星則予之是貫目上
不則卒扛還當下鋪妙乎此言高其懸幟以俛頰也
於乎雖閔仲叔過之則羨嚙喉推櫓焉一道泊于此

凡土硬軟耕墾不埒山山草木芟茂黃鸝轉圓滑高麗鳥聲嘒嘒韻相賡初絕娛之久而數之又忍看田之荒萊曠土黃髮由旁諭之云此道則俗習有一子不復育其餘故也今也諸侯皆患之雖賜之錢粟以撫字之尚竊仍舊予曰漢武征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重困至生子輒殺由此觀之豈不惠耶曰否是姑息焉耳此道大率租額重高或民不任其賦歛故視田如仇流迸逃竄不可勝原也若夫發憤悃幅殺租額則不令而民蕃息墾闢倍舊

而國必富矣奚不削租額奚不剗革無名苛細之歛奚莫敦本化人之宏量也噫云而遂不見已至鍋掛驛亡幾至大田原驛大田原亦一城下城在街頭古樹森鬱女牆屈伸革人目此垆則那須原也磽角方百里閑曠使人忙昔在玉藻狐遭獮逐已射化為石自來飛鳥過于雲間于此者皆隕其美毒可畏其後玄闡士聞其故即咒之以念珠碎之然後不復害生靈云又相傳雲雀咸無距昔那須子與市射之自來生無距于奇之得一咏亦編詩部故除焉已而作山

驛而喜連川驛是雖褊小亦一貴族之堡非尋常關外侯匹日已下春至氏家驛而宿

廿八日蚤出有渡云非川有驛云白澤少焉宇津宮驛是戶田侯城下日光御道之大岐亭前行李旁午人馬殺雜故丁壯團結權衡以問馱之輕重故陪臣偽士爲之所尅坊間垂腴壯士三二橫行云畢東都而手搏于此已而民修土牛云明日我侯發軔爾來行栗二百里檜松糾索中路宏坦蔭涼洒如故流汗固然收繼雀宮石橋二驛行數里寓轎于路旁酒肆

一遊棍狎然來氣燄狂悖喚酒肆婢阿吉者不予之云久矣汝無錢八尺體中剩一幘已云明日戶田侯村上侯到尋松山侯來云三侯何爲云明發歐邪許則非我肩數十緘產邪云俞汝竟扛而飲未晚奴且笑且怒乍擬捽髻擬掐執乍拊躍歌婢嫵媚抑揚劇婢睥睨一不與比余轎扛奴未獲一白亦可憫已而過小金芋柄二驛至小山驛而宿是

東照宮當昔征會津次之而神機轉軍于西虜處此夜婢庸猥麓穢者挑伴從因騶之彼媒嬭是兼娼者

低價藉口，躁擾不可狎昵。權內輒罵女蕉萃，不當百錢婢等，辟易退。已夜半，故。

廿九日晏朝，昇出。由此下總州，率自問問田驛至野木驛，聚落有一巨室，門旁茶坊異常，飲器飯楪磁盃莫不完美。郵子云：此坊結城侯豫游處，而不敢辭行李也。因乞火吹烟，且喫茶而去。已古河驛，古河亦一城下，往往有巨肆，而中田驛已而武州有官渡，泊泊刀彌東國之紀可沈，貍者即以貢金故，別艇抗之禮也。莅栗關是檢察有方，行旅無壅者，實為關津之最。

即轎下而過，復上轎去。先是芝田侯之愛姬二，轎婢轎一，老臣二，轎僕從三十許輩。先吾輩也。一日至于此，遂後先。姬轎固密，日不得窺隙，矧行李窸窣人子邪聞。由此富嶽乍見，頂予摻望遠鏡，驟瞻然。夏雲白鬱，箕天碧，故峯雪紛沒，不可端倪。其高也，此關內廓地千里，左觀常陸之筑波，儂于飛雲玉蛾者，一二不見。蝨螺其遠也，行選間，繼幸手驛，而後行選間，憇蓬店。邨父老若干，簇踞啜茗，于賣藥一吏突來，為入魁岸多辨，諛詭使人絕倒。且云：相人乃相旁人，謂前之

屯亭皆中焉。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去。轎可十步云。轎中。人目光瞭炯。且中岳端正。出凡遠矣。因問其故。曰。願熟視之。遂謂予曰。子多兄弟。而末弟最有壽。予問數。全則八十七。云。有子歟。有三男二女。猗子相履。歷可也。未半焉。又云。子性仁弱者。時時有見。損然所謂亦出于爾者。返于爾者也。余釋然已。而不承糶。售藥一帖已為之。畧甚移。遽扛轎。歷柏壁驛。宿越谷驛。逆旅主人不諧。逢迎中節。宅亦清闊。宜乎是諸疾之旅舍。

晦日平明。一行皆亂髮。得一櫛而振衣。代一浣。是為頓入樂土也。乃歷草加驛。至千住驛。千住者一道之咽喉。行李雲擾。波轉迺就貨食氏。共醉飽。才治權內。至都下。則與我輩異處。因相約束。而別。都下廣運百里。入貢獻功。幾無虛日。委積殮。牽以待之。郊勞燕饗。以寵諸侯。我輩取金杉道入。都過山下。于袒膊僦載。惡棍拳鬪相紛。拏互。掉首已鬢髮。是城旦鬼薪餘。使酒不屑。骸臂。瞻龍蛇者為之人。猥塞涂。乃唐突過筋。遠闐闐。闐闐前施。棨戟嚴肅。可下而不敢。轎坐悚慄。

飄忽軼莅三河坊入林德右者宅加吉九右奉貢金
於載飾也不竟竿課則未得就逆旅禮也鹿藏和吉
直贈鄉書于故舊故余及千太先釋裝時亭午乍假
寐加吉等四人稍稍皆至主嫗如有悅加吉率新客
來色吻啓懇喏可于耳然而客皆躑踖受吹既犢
鼻色綸布不翅肥虱躑踖作一大鹵簿不可邇即就
浴而更衣稠坐下舖于都賈自稱舊隸文治謁于余
余悅晤語云明日必訪汝云日尚存願枉顧去此不
遐不得已與共行過城門二未渴憩茶店而行數百

千步出于芝下谷巷巷角曰是也販笠簔及筵席履
屐女子二小奚一己與嬾總五口一家驚起爲予辭
貿易已昏黑余佯爲有故于旅亭辭還文治復又送
憇惠美須店店上自綾羅錦綺下至寸綿尺布莫不
販焉家僮可半千豪賈哉文治買綿巾一然應對懇
懇不數使人自振囊底因請火照提燈出往來可三
十里殆憊于亭客釀文治傾三二白而辭退越
六月初吉吾儕五六人泚沫水至闕下觀朝儀此晨
屏翳驕矜寒吹透肌昂視白城欽岑浮思臆列倚空

翠日暉射虫吻，坱圠宏遠宏，衍鉅麗，鹵簿由四面朝，絡繹駸駸，業業翼翼，大疾小疾，相杼柚，門內遙下，轎輦退，麾下之髦士，單纒駸駸，僕從揚揚，駐棋子下馬，稅騎下，差肩入門，三家三鄉，騶唱相屬，大老小老，相啓殿焉，轎如流水，騎如游龍，其夥不知幾千，雁行幾萬，蟻列，厮輿白徒，旁守器械，簇簇皆以前夜不寐，故或枕屐被製，相橫觀者，亦堵牆，余輩是出井，鼃目過望，吾乃今而後識。

大將軍之尊坐，救寧海內，都銓衡，人物擢盡才良，亦

有所矣乎，幾半焉，還徃徃，直宿更番如市，此日旦午畢飯，又率千太出，俾贈鄉書于某巷，文八者，都巷細大錯綜，屈曲斜修，所至四疊之行，相攬擾，故殆弗知，漸獲之，又出駿河坊，右沿三井北，店買絹帛已，而教上樓，禿楊兒導之，又出屋巔，街坊數十里，可目愉頤，指都下家家，四壁外不樹錐，故雖豪居，皆壞屋巔，充園游，且望火觀，亦奇也，下坐樓，于出盃盤，出膳頗其肥，已飲而下，其家僮千數，上由司金下，至辨履，精埒皆獲其才，宜豪名奮海內，乃辭謝去，過日

本橋、遊書肆、入須原茂兵衛店、店見冊、鬱堆粗頌、純駁、卻植、釀而珍籍若干、由後肆抱送、因宿可二、三而出、往往失坊、歧日夕還、

今宵玉屋、閱揚炮火、亭主德右促之、又著外套、向兩國橋、到已燃了、德右曰、是茶坊一帚前客耳、不動可因、啜茗五六盃、吹烟十餘管、果江中復揚、所謂流星高、摩霄、尋升降二龍、或躍在淵、次眉間尺離、水咫尺如巡鼎沸、次垂柳千條、燕燕頰頰、差池、次一聲號乎、狂雷突上、伎倆百出、至數十百筒而止、蓋炮火師玉

屋與許多茶坊誘納涼也、恨未觀侯家一舉萬燃也、已夜半江風涼烈、羸質不可勝、駿走而歸、卧

二日、余九右德右千太共四人、詣神田明神、其廟端嚴峻整、于長髮曼鬚、着粉黛、被紫帶、黑女子二人、媚拜焉、婢二、奚一、從之、德右云、是自永巷出者耳、乃就揚弓處、子美者而射、百發十中、尚未確處、子左引右放、然十箭皆中、吾輩瞳若自失去、而出池端、經湯島天神、錙壇徘徊於不忍池、池勢沈瀆、蓮芡纍鬱、嶼澗環、店炊、藪飯、予思其薌氣清冽也、德右云、草物不上

口而帥上東山東山者與

國家權輿 法王之化城崇峻寶坊比宇喬樹森
列寶冠絕乎上游巨麗使人楚然改容于斯須下
皆枵腹共選貨食家入濱田屋者食客已百數蝟毛
相接即命飯于一奚唯唯輒辨出楮羞柔嘉可肥胃
又命酒且鮑膾皆喫了而出于一隻齒可五十率一
靡曼十七八者出爲息女則眇眇相挑爲妓娼則姿
容未豔酷德右目之云是私窠子也吁叟者依疑似
以淫行者乎已而淺草至東本願別刹于微渴使人

芳茶五六盃又已阿饅三二之恐馬日色已老相趣
至觀世界此域列杉碩鬱諸龕棋布詣衆散粟牙叔
街市處女如桃李爲之縱橫爲蹊昔有銀杏女今也
亡共追惋上閣則審蓋佛張刹幡搖搖乎紛錯巨燭
籠臚列匾額纍纍乎鱗羅就中北里名娼瀧川畫不
凡使若干忘八蜚魂德右云由此北里亡何奚若皆
云北里之漁獵在夜焉何不可之有即出於驛門郊
埕一里茗店隻列日猶未曛因簡茗店就婢尤幼者
共啜茗無算于東南風劇數涼出亡幾屈所謂巨門

門前之象魏，屢屢數十字，弗出于三章，豁而約，漢祖
觀之，即閣筆，輒入門，是之云。中街顧老豪子，所放浪
逸容，鮮藻所綢繆，往往哀衰衣，麝襲人，已而至娼坊，
尚半明半闇，未全秉燭，我輩汰皂白，將藉口，故閱坊
也。三匝粹然一臆，子出素腕，捕九右，九右老苦之，余
將救之，將波及德右，到詈之，輒放共遽去，已五鼓，還
途暗，澀腹力衰，屢因傭豬牙刀子，而鼎行，少選就筋
遠，塹上涯已四鼓，貨食家皆稍稍鑠燈，一店未閉，即
突入呼河漏云，已殄湯餅如何，我輩不潤吻也。半宵

何物其遶喉舌，四人落箸湯餅，亦從殄，比諸屠一城
快哉，速出，逆旅姬待也，甚占履聲，欣然起迎。

三日至鋸傭街，觀假婦戲，吾儕數輩率德右妹阿留
者，共六人，先入茶坊，命攜盒已而入，式三者都鄙畫
一，比來為伊賀越事，男女藏為荒木，又為太平二勘
彌為河合，又為實右，共淑慝二役，變幻狐狸不翅娘
子家岩井為阿市，最娉婷，是此三枚顯一場者，見衆
充盈不可寸動，毀譽嘖嘖裂耳，朝以繼夜，比還旅亭
已五鼓，此行五男率一女，諧為姤卦，然女若不壯焉。

一諠

四日文八來謝且問安余話昨假婦戲事文八啗吹
屋町菊之菊三之婉變松幸之矢間嵐三之平右菽
伊之大星共超凡幾篡真因與共至其澍如忽都下
始張織便躋炎溽甚焉戲之精實不食言俄爾恫擾
太甚曰翁主某薨七日過密八音見衆雜沓出潰潰
紛紛枝分派別未下鋪文八云歸自串童街而容冶
一不觸目此輩骨體嫺麗面色稱媚皆欽彌子瑕董
賢之遺風然而聖世徒爲桑門所寵耳乃訪七種飯

食人一膳價十有二泉嗟廉哉更膳各三四而去還
即燃燈

五日蚤率德右向深川紀出行行憇於名祇名利跋
鼈之步少焉詣八幡其宮傾側摧拉捌裂是以劉工
仰塗蟻附下上技拄邪傾換易補琢江曲之二坊居
室蟬聯池亭連貫余欲憇之德右掉頭云是貴游所
迭邀懸幟狂貴恐君裋中不給焉荷飯用不周之粟
肉用雋鱮之翠菜用陽華之芸乎顧航飯不速辨也
予之不能憇于此命也乎曷涖指之難遂脫閭閻迹

洲埼詣辨天出國甫躡淳鹵傍有茶坊寂寞無主亦
無客矮床爰亂就踞之觀海指點東南諸埼南風鼓
浪謹聲呼哈螿蚺大如錢自石瀨湧出可掬玩之已
且午乃旋踵向羅漢堂暑威酷烈殆若被驅火田而
江行崔葦邃鬱鬱蒸無所避荐苦之浸出之問途于
釣徒數言頗指行五六町復問耘夫云輕烟裊曳其
所也爾來沃壤瓜瓞嗒嗒亡幾雞犬相尋到即列坊
嫗相迎隨最老者入啜茗且沽酒因討土故事咋肉
袒向郊青秧已可二尺南薰爲波形乍漣漪已而攀

榮螺閣于大悲之像一百各體殊勝所謂秩父三十
四番東西國各三十又三曲曲羊角升父老鼓磬乞
賽漸蹶躡降出于阿羅漢一旅相倚擁皆木禿榻五
綵髹面貌猙醜驚人亦曲曲督賽左支右吾囊錢殆
盡又詣開山龕是月日則當寂晨舍崩粗有香積之
趣其像九尺骨法樞癭匡內嵌玉炯炯戴帽睥焉有
過人貌忘其名德右云龜井妙見二堂距茲不遐便
途涉獵不爲晚請前行行可十町出一江渡刀在向
渚大呼三聲乃徐出刀上即二三篙而附此處隻巷

蓋云大嶋比屋鱗次問途于茶坊而行多少遂至龜井堂有井石龜吐水窟沸即盥嗽且痛飲管祠頗璀璨宮前之放池鯉噉啗摩鱗大者尺有半赤鯉發發革目橋上捕餌佇也半晌已而出貨食氏競呼目之入右側佳者就離宇最甲亭饌者業平蜺羹鱸兒炙已飽業平搢紳美男子加蜺名者何也便黑甜少許都人將孥及妓來一嬾肥壯者先入即脫衣而卧言語悖謔傍若無人聿男女優坐蜚白以醉拍然抃嗑然笑爲之驚起迺出袂步至妙見其堂端整獻什雅

雋頗可觀去而問吾孀森是倭武妃之祠左右郊垆寥廓厥土黑墳諸禾歲蕤小幟百數晚風吹靡之遠望之如群浪鷗然堂左有古樹一根兩株者茶店婢曰往昔妃堪箸于地亡幾生枝葉去而迹野逕也里余種卉木而販之墅徃徃占地百卉疇如菜苳蕙芬馥佳樹曲折使人刮目何謂橐駝子孫蕃昌于此又經叢祠二三到向嶼上太即亭嘗鯉鯉大二尺許割烹唯所命也即完斷爲羹盎大可九寸盛一臠無餘地別下磁盤只見銀浪滄蕩是之云洗鯉膾熟視

世濟集二編 卷之八
之如白蓮葩酸而不告、醜而不減、辛而不烈、羹澤枯腸、河之魴必不若其、膾潔濁胃、松江之鱸必不若肥德、右即以之醉、余便以之乞、一盃飯此性之所以分、飲食二伯已而落暉、數仞脚憊甚、因傭渡子、乃狹小曲曲風波激揚、濕裳衣、乃就深川、入鮫鯨亭而醺、其女子紅臉絳唇肥白如瓠者、衣越絺若蟬翼、着緋襜若燃、秉燭進將呼妓、肯禁鳴之故、奇伎淫巧姑衰、因傭肩輿去、旅亭比皆寢拍戶而入、一軒又入佳境、六日先是書坊新藏者、約拉余于聖堂、此日晏朝至

曰聖堂則學校國之薦紳耆老教國子游休、以答經藝、其地尊其禮大、六律之聲以在、治忽而比年不許妄入、然彼有故人、故期浹晨、而今願就貨食川口者、而晤語消日、因與共出、到庭除竹石閑絕、亭負樓、主嬾即樓上樓、樓上綺古扁榜不凡、幾如伴壺叟、嬾捧盃出、曰為君等新什劍菱、尊是名醞、海內無比、其殼核者海老、鰻鱺、白鯨、鵠、鵲、鰻、鱸、鰻、赤鬚之小大、蘘荷、芋、莖、櫛子之菌、蓴菜、及海藻多少、其鹽梅熟、不至爛、其不至濃澹、不至薄、予已醑酌引枕假寐、于一餘昏

自稱清助，謁云：越之石瀨產也，新藏獲，清助復劇飲，已而為二人者所喚，覺共三人步出，曰：買游舫以納涼，即板于淤澱，踏之入舫，云：投北里，品題名娼，即使司柁，回舫於是乎。肇知清助者北里之間諜也，惘然不知所為，亡幾上麋涖中街，就山巴亭，即夫妻婉約，其辭以逢迎，因上亭且樓，以觀妓娼，日已桑榆，尤物接武來，大率皆墮馬髻，衡筭一梳二搔，頭前后八股，皆玳瑁無點污物，衣霧縠籠綃帶，申茱杜萑，令人醉薰折腰以步，齟齬以咲，遙知孫壽為名娼，妖態之嚆。

矢而恐浮之人，動目失魂，最名品者帥如勝者一人，與娼雛僭步，搖者三四來，不翅媚惑豪飄客，世世或諸疾為之荒耽，昏迷霧亂，傾城傾國，是所謂亦將玩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者，吁！宜哉！亦力父棄金則擁絡慕而胡越，其為肝膽官，以是陷巨盜亦奇也。于幫間與巴亭主煽結，導于于五明，五明一大章臺，其魁娼瀧川，花簃司三枚，已降可五十枚，列房青樓，妝奩美澤如一小永巷，亦禁鳴未畢，故拂衣去。山巴亭煩授北里，細見一卷，可以洞究旨趣，誠敵陰符經。

戲乎復一謔

七日、備一奚爲嚮導、向王子衢、遇侯家之葬、噫於都下、則塵陌草次、不足觀焉也、已過大哉、加賀邸、逾本鄉之半焉、亦顧種樹氏貫視、而出行十里許、炎威不能進、路旁松杉扶疎、有茗店、行夫多少、息肩就之、憇頃之出、又十里許、遂詣王子、詣衆陸續祠前、搥鼓鏜鏜、不絕、去而就貨、食午食、于昌披晞衣、已而出、軼飛鳥有碑、字字頗醇古、巒形幅隕十里、坦然矮草如織、碑大得地、步櫻花之時最佳矣乎、亡幾至日暮里、法

萃精舍三、修山園以爭客、亦躑躅完發之時最佳矣乎、已後陟岵陟屺、瞻望多少、聿入谷中、出山下而還、八日、和吉亡、加吉患之余、輒筵蓐云、是不在都、必歸故里、何憂之有、乃與千太九右、漁獵坊街、檢視物產、復遊東山而返、日尚高、避暑不出、

九日、鑿脚九右先告歸去、送之已日、昃乃與加吉、千太謀、鑊倉游行、謀決而修旅衣、綻裂俟明發、此日鹿藏入秋本矣、邸爲臺奴、

